

爱在左

符利群 ■ 著

当我死时，你的名字，

如最后一瓣花，自我的唇上飘落。

下次的约会会在何处，在何处？

你说呢，你说，我像你

爱在左，同情在右，走在生命路的两旁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爱在左

符利群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在左/符利群著. —宁波:宁波出版社, 2006.12

(浙东作家文丛·小说卷/李浙杭主编)

ISBN 7-80743-039-7

I. 爱... II. 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30832 号

浙东作家文丛(小说卷)·爱在左

作 者 符利群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(宁波市苍水街 79 号 315000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 井志强 施 杰
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 1310 千(本册字数 290 千)

印 张 104.75

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80743-039-7/1·4

定 价 158.00 元(全六册)





符利群

70年代生。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各级各类刊物发表作品三十余万文字。省市级以上获奖十余次。2001年出版散文集《与阳光有约》。有作品改编成电视片。散文、小说均涉。散文创作极欣赏台湾作家余光中所言理念，“白以为常、文以应变，俚语以见真、西文以见新”；小说创作杂糅了散文和诗意的元素，欣赏契诃夫、沈从文、萧红等的抒情气味，从而试图扩展小说的另一种表现领域和审美功能，并努力实践之。

内容简介

陈盈，头上悬着达摩克里斯之剑的先心病女孩。独立不倚，直面人生。

李汉森，有着成熟稳稔的儒雅气质和与生俱来大隐于世的坦然。

他激赏于她的独立坚强，“我愿以一生的岁月追寻与你共度的每一个瞬间。”

她不愿别人共度命运苦厄，只想独自面对人生。

李汉森远去深圳创业，陈盈让自己离他更远。

方晓伟，陈盈青梅竹马的男孩，始终视陈盈为美好初恋。仍是为了不愿与别人分担生命责任，陈盈依然拒绝。

飞机的险些失事，亚洲金融风暴的历练，错综于他们之间此起彼伏的纠葛以及命运的纷乱迷叠，终让爱水落石出。

突如其来一场场苦厄——坠楼，夺走了方晓伟的健康……车祸，夺走了李汉森的生命……

李汉森遗言，把千万巨额遗产悉数留给陈盈。她拒绝，“他走了，生命对我已不是最重要的了。”之后，她把遗产捐给福利院。“因为，他也是孤儿。这是生前最大的愿望。”

爱在左，同情在右……生命美好却不易。往事是一场盛大而苍茫的回顾。将所有无法实践的寄给来生——下次的约会……

浙东作家文丛（小说卷）

丛书主编：李浙杭

符利群：《爱在左》

陆立明：《走向幸福》

乐胜龙：《午后的风景》

马克：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》

张忌：《二人世界》

朱平江：《夏雾火》

——谨以此书献给陈盈女士!

爱在左，同情在右，
走在生命路的两旁，
随时撒种，随时开花，
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花香弥漫，
使得穿花拂叶的行人，
踏着荆棘，不觉痛苦，
有泪可挥，不觉悲凉……

——冰心《小诗》

当我死时，你的名字，如最后一瓣花
自我的唇上飘落。你的手指
是一串串钥匙，玲珑珑
握在我手中，让我开启
让我豁然开启，哪一扇门？

握你的手而死是幸运的
听你说，你仍爱我，听你说
凤凰死后还有凤凰
春天死后还有春天，但至少
有一个五月曾属于我们

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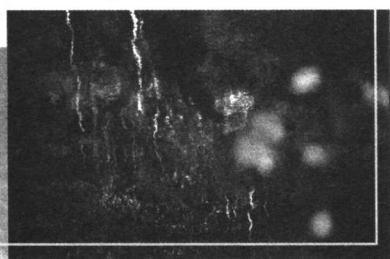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

爱情的一端在此，另一端
在原始。上次约会在蓝田
再上次，在洛水之滨
在洪荒，在沧海，在星云的瓊瓊
在记忆啊记忆之外，另一端爱情

下次的约会在何处，在何处？
你说呢，你说，我依你
（你可相信轮回，你可相信？）
死亡的黑袖挡住，我看不清楚，可是
嗯，我听见了，我一定去……

——余光中《下次的约会》

第一章



神对人说：“我爱你，所以伤害你；喜欢你，所以惩罚你……”

透过她那晶亮的双眸，远远的斜阳，斜阳边镶嵌着的五彩晚霞，美得竟是那样凄绝艳绝！而她晶莹的瞳仁中，亦映着两枚血红血红的落日！

落日里，几个人向她这边过来，前面一个高高的男孩子，捧着一大簇野花野草，向她雀跃奔来，边跑边向她挥舞手中的花草。

后面是两个很美的女孩。近了，近了，男孩俊美宽阔的前额上，沾着一绺被汗水濡湿的黑发。他向她笑着，嚷着。

她只见他的嘴一张一合，对他的呼喊竟不怎么在心。蓦地，他原本熟悉之至的面容，竟有了几分难以确定的生疏！

怎么会？她看他，仔细地看他，试图从中窥得。男孩笑着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，一派坦荡无饰的天真。——那原本缺了半边的门牙——不见了。她怔忡地看着他，有一丝陌生。她，原本熟悉了他那么多年的半边门牙啊。

男孩露着完美无缺的牙，向她笑着，嚷着。

“二姐姐，你看，花，好看，漂亮——”

“二姐姐，花很漂亮——”

“二姐姐——”一大堆花在她眼前晃动……

穿背带裤理小平头的小男孩，气喘吁吁地跑到穿背带裙梳羊角辫的她面前，把一大簇野花举到她面前：“小盈，你看这花多好看，多漂亮。”小男孩摇着花……

“二姐姐，花，好看，漂亮——”他见陈盈不搭理他，坚持着。“小盈，你看这花多好看，多漂亮。”小男孩继续摇着花……

“二姐姐，花，好看，漂亮——”他见陈盈不搭理他，仍在坚持着。

她仿佛没有听见他的呼唤，双眸越来越清亮。

“二姐姐，你的眼睛——”像发现什么大秘密，男孩惊叫：“有——太阳。”

他指着她的眼，大叫：“大姐姐，小姐姐，快来看，二姐姐眼睛



里有——有太阳。”两个女孩不约而同地去拉男孩的手。

男孩挣开她们，继续指着她的双眸：“二姐姐眼睛里有太阳，两个太阳。”

忍了许久的泪，终于落下，溅在她面前的野花丛中，无声无息。双眸中的两个太阳，也被溅得粉碎粉碎。

“二姐姐——”她听不见他的呼喊，眼前对她笑嚷的男孩，渐渐淡出。

排山倒海的记忆，向她如潮涌来……

燥热的七月。刚刚还明亮的天空在渐渐变暗。积雨云一堆堆地涌上暗暗的天空，空气并没有减去多少暑气，反而闷得让人揪心攥肺地喘不过气。

湖畔浓碧藏鸦的绿柳款摆腰肢，有意无意地卖弄风情，惹得湖面泛起阵阵涟漪。蝉儿躲在柳梢里，平日里趾高气扬平平仄仄掷地作金石声，今天似乎也倦怠了，偶尔无精打采地聒噪几声。湖畔的白色石椅平时最受学生青睐，今天却寂寞无主地躺在那儿乏人问津，椅上落着一些早凋的枯柳叶，风吹过，“扑嗷嗷”地往椅缝里钻，落在地上，铺了一层黄黄绿绿的薄地毯。

今天的湖畔多了清寂，校园多了凝重。

高考试场静寂无声，几可听到笔尖触纸的“沙沙”声。两名监考官凌厉的目光扫视着偌大的试场。室内空气燥热而凝滞。

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开始了。这种选拔人才的机制，虽不是最好的，却是多年来别无他求的唯一方式。为这一年一度的黑色七月，多少孜孜学子埋首寒窗十载，只为雀屏中选。毕竟，它仍不失为通向梦想与成功的一条途径，没有多少人肯轻易放弃，在这个社会里，它还是能改变无数人的命运的。

陈盈拿毛巾擦擦汗，继续写下去：

……文章受民族传统影响，还受一定时代的制约。刘勰在《文

心雕龙》中如是说：“时运交移，质文代变”，“兴废系于时序”。在他看来，文学的兴衰变化和社会风气时代动向不可脱离——

在她身后五六排开外的座位上，坐着一个眉目清秀的男孩子，咬着笔头，思索片刻后迅速地写上几行，不时抬头朝她这边望过来，眼里充满着无名的忧虑。

蓦地，一阵锐痛自陈盈的胸口划过！霎时，渗透全身！拿笔的手再也把握不住。她抓住胸口，咬紧下唇，有汗如倾。她忍不住低低呻吟。

“同学，你怎么了？”恍然间听到老师的声音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自身后传到她恍恍惚惚的耳边，接着扶住了她的手臂：“小盈，小盈，你怎么了？”好似溺水者觅到渡江一苇。藉着扶持，陈盈放松地软软地倒下去……

积雨云越来越浓，越来越重。远处传来隐隐的雷声……

海城火车站。列车徐徐靠站。

一个穿着黑T恤白长裤的年轻男子，拎着旅行箱，随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向出口。成熟稳稔的儒雅气质，却掩不住一脸的疲惫。因酷热而烦躁的人群无奈地迟缓地向前移动，沉默地向前移动。他停下脚步，抬头望阴暗的天空，听远处隐隐的雷声。

心头蓦地掠过一阵莫名的惊痛！行走中的步履显得有些踉跄。

他的目光越过人群。远处的站牌下，站着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男子，身形却比他矮一截，不停地抹着汗水朝他这边张望。

年轻男子对他招手，后者跑过来：“回来了怎么也不打个电话，我好来接你。”“你不是来接我了吗？”年轻男子说。

“我是电话打到你公司里，人家说你辞职了，估计今天到海城。我掐了半天时间才算准了来接你的。”“一年不见，你变成神算子了。”年轻男子拍拍他的肩。两人并肩向外走去。



坐上出租车，车子迅速地驶出宽宽的机场路。“还住那套房子？”李汉森问。

“还住那套房子。你去了了一年，以为会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吗？”任远摇头，“你呢，怎么样？”明知是白问，多问。

李汉森的眉头扭起来，扭成一座山峰。

“汉森，毕业后你几乎跑遍了半个中国，找了那么多地方，该停下来好好歇歇。这样毫无头绪地找，何年何月才是个尽头？”

李汉森没有吱声，那眉峰还重重地压着眼，原本深邃的眼，愈发忧深难测。

“依我看，你先去老王他们公司，把事业建立起来再说，老王又再三再四地请你，何必吊起来卖？何况海城本来就是你的家。”

是长于斯却不是生于斯的家。那些孤儿们怎么样了？那爬满青藤的高墙还苍翠如画吗？那幢尖顶洋楼还安然无恙吗？

李汉森沉默片刻，把眉峰暂时推开来，显出两道英气逼人的剑眉，然后说：“你的话不是没有道理。不过，你还是会为你说过的话后悔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任远纳闷。

“我必须住在你那儿，并且拒绝洗碗。”

两人大笑。

李汉森抬头看天。天空暗，阴。大块乌云重叠，堆砌，涌动，翻滚。

“快下雨了吧？”任远说。

“是该下一场雨了，你看那些树都快成枯木了，也许只有下场雨才能得以复苏。”隐隐沉闷的雷霆声，一声撞击一声，撞得李汉森的心莫名地惊痛。

……天空暗，阴。大块乌云重叠，堆砌，涌动，翻滚。

压抑得她喘不过气。

眼前,是万里荒漠,黄沙漫漫渺无人烟。她自千山万水涉沙而来,原以为历尽艰辛,可望见一片绿洲。孰料,依然一片阴影弥漫在周围,依然是死亡样的冰冷气息挣不脱解不开。

爸爸呢?妈妈呢?怎么没人在她身边,没人帮她,没人扶她一把?她想大声呼喊,却发不出音。她想挥手,却动弹不得。胸口好难受,喘不过气,她感觉自己将消逝于无形……

蓦地,一声惊雷!她从噩梦中惊醒!她吃力地抬起沉重的眼帘,那眼帘沉重得好像是铁铸的,黏涩得好像是胶糊的。雪白的床,雪白的墙,映着淡蓝色的窗帘,洁净冷清得让人恍觉置身天国,只是少了那拍着小翅的天使。

天国,还没收容她吗?她,还不够资格?

神对人说:“我爱你,所以伤害你;喜欢你,所以惩罚你……”

如果爱真来自伤害和惩罚,她宁愿不要神的爱与喜欢。这样的爱,太苦。

她浑身痛楚不堪,自万里荒漠涉沙而来,太多的疲惫与干渴自她的肌肤裂出……

……倾盆大雨自天而泻,雨水顺着疾驶中的车窗急速下滑,快得好像有人在车顶上拿着面盆死命地泼水。透过雨帘,雨中的一切景象看起来迷蒙而失真。

“也许,我真的该在海城停下来,好好歇歇,好好想想,下一步该怎么办?”李汉森凝视着奔川样的雨帘,心里在说:也许会改变些什么,也许有些什么会改变。

路边的小树在狂风大雨中挣扎着展开枯卷的树叶,一点一点呈现出新绿。他注视着挣扎的树,心头又掠过刚才那种莫名的惊悚……

……窗外大雨瓢泼,尽情向大地倾泻。分不清是雨是烟是沙,



遮天蔽日整个迷蒙失真的世界。

“小盈，你醒了？”妈妈惊喜不已。

“小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”爸爸声音嘶哑，眼中布满血丝。老两口就像跟谁死缠烂打了几几天几宿，苍老憔悴，头发一下子白了许多，终于又赢了一个回合。

妈妈噙泪端过一杯水，轻轻扶起女儿。

有如干渴龟裂的大地得到了雨露的滋润，大地才得以生命。一点一滴的清凉沁入心间，心蕊一瓣一瓣缓缓舒展开来，重现生机，一点一点呈现出新绿。

重回人间的感觉！

“妈妈，爸爸。”她低低喊。

可怜的双亲，多少回，他们惊心动魄地目睹女儿与死神作拉锯之争。多少回，女儿疲惫地憔悴地胜利归来！

“小盈。”一个男孩亲切的声音。

陈盈抬起头。方晓伟，她的同班同学兼儿时友伴青梅竹马，有着高大身躯和清秀眉目的帅男孩。

“你晕倒在考场，是晓伟和老师送你来医院的。小盈，你昏了三天三夜。”妈妈的眼圈又红了。

“晓伟，你考得怎么样？”她轻问，为自己未能坚持到高考完毕而心痛，多年以来的苦读苦学孜孜不倦，竟是一场空白！

方晓伟爽朗出尘的面容掠过一丝阴云，但瞬息即逝展颜一笑：“你知道我功课一向不是很好，我不相信一次考试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何必？何苦？”

“晓伟见你晕倒，就放弃考试送你来医院，恐怕是——”妈妈歉疚万分。

陈盈惊愕地看眼前的男孩。

方晓伟低下脸，避开陈盈的目光，不愿面对她的歉疚。生性洒脱的他，虽不视高考为人生圭臬，但与机遇擦肩，终究不是一件令

人心怡的事。十年寒窗,说到底,不就是为了那光辉与成功!虽然,他成绩不是最好,但他好聪明肯用功。可为了她,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!

只是因为陈盈,他才没有得与失的计较。如果一定要衡量,或者旧事重演一遍,他还是会选择放弃考试,而毫无疑问去挽救陈盈。

陈家和方家住同一条小巷也快二十年。陈盈因为有病,别家的孩子不敢和她一块儿玩,怕出意外负不起责任。方晓伟的父母因和陈盈的父母同一个工厂上班,两家又要好,所以肯让他们一块儿玩。他眉目俊秀身材挺拔,又帅又潇洒,和她同岁,又略小她几个月。两人的感情就像大个儿弟弟爱腻着娇小的姐姐,有时撒撒小气,有时又呵护备至。更多时候是个小小男子汉,呵护着小陈盈。

方晓伟原先还有个姐姐——方晓倩,三岁时失踪。多年来,方家哭干了眼泪,找遍了几乎半个中国。失踪时,方晓伟还没出生。三年后,才有了他。方父因失女耿耿于怀,终究为此郁郁而终。

两个孩子一起长大一起玩耍一起上学,两小无猜,情同手足。有一年,大概七八岁吧,陈盈和方晓伟躲开大人,来到郊外玩。陈盈看见树上红红绿绿的柿子,就嚷着要方晓伟给她摘来。晓伟为了在小女孩面前表现得勇敢无畏,涨红着小脸费尽心机从围墙的一个豁口处钻进去,好不容易从一棵低矮的柿树上摘下一个青青涩涩的小柿子,果农养的一只大狼狗从里面嗷嗷狂叫着蹿出来,晓伟慌不择路爬上围墙,一不小心从上面摔下来,满嘴淌血疼得捂嘴大哭。陈盈也吓得哭了。后来还是好心的果农把他们送回了家。

这件事造成的后果是方晓伟磕掉了半边门牙。说是门牙,其实是门牙稍偏点的牙。这么多年,他还没补好牙。小时候是害怕,长大了,也说不清为什么,还是不肯去补好它。不留神,是不会注



意到这个缺陷的。有时大笑,就会发现这个清秀男孩的笑容有特殊的腼腆、青涩、纯真。

“晓伟,你不该让我内疚一辈子。”陈盈难过。而她,翻译梦破碎了。她做梦都向往那挥洒自如新鲜灿烂的诠释生涯。

她望向窗外,雨过天晴。天空一如往昔明亮、湛蓝,仿佛从未有过风起云涌。一排排树,在雨后的清风里轻盈地左右摇摆,洒落下滴滴嗒嗒的雨珠,精神抖擞地展现着雨水涤荡后的新颜。

“这鬼天,一会儿晴一会儿雨,真是见了大头鬼。”任远走进家门嘀咕着。说是家,其实只是公司的宿舍。任远家在郊区,他懒得回家,倒累得他妈妈一星期一趟往他这儿跑,有时是一包咸菜,有时是一锅芋艿鸭煲,顺便帮他里里外外收拾一番,但任远不出半天就能让它整旧如旧。

李汉森把旅行箱往地上一放,就斜躺在沙发上,拿过一张报纸覆在脸上假寐。身的疲倦加上心的疲惫,让他整个人快要散架了。

任远打开立式电扇,扭开摇头档,电扇没摇,对着没人的方向“哗啦啦”地乱吹,把不远处桌上的几张图纸吹得满屋飘,急得任远又骂电扇又追纸,好不容易逮着图纸,却发现图纸被从窗外漏进来的雨水弄湿了。

任远举着纸苦巴着脸,懊恼不迭:“真该死,刚才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,这下糟了。”一回头,发现李汉森在沙发上七歪八斜的模样,计上心头,“哎,汉森,你说说,我是不是为了去接你才忘了关窗,你看看这图纸被弄湿了,你这个电子工程师看看该怎么办?”李汉森没理他。

任远凑近掀开报纸一看,他已经睡着了,发出了不均匀的轻鼾,眉头还扭着。

任远无奈地摊摊手:“我哪根筋搭错了,巴巴地去接了你这个